



《中国文学通史》出版 科幻小说纳入其中

据新华社电 百多位专家学者、历时15年编撰，《中国文学通史》（12卷本）日前推出。据介绍，该丛书共600万字，贯通古今，将历代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学都纳入编写的视野，包括当代56个民族的文学和港澳台地区的文学，并论述了各民族各地区文学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的关系。同时将古今各种文体，包括古代神话、歌谣、史诗、历史纪事、小说、散文、戏曲和当今的童话、小品、随笔、杂文、科幻小说、电影文学以及历代文学理论都纳入通史书写。

编写组介绍，全书对文学史实的论述力求实事求是，客观公允，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兼顾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，分析仔细而中肯。同时，在联系社会历史背景的论析中，努力探讨文学发展的某些规律。

为我们奉献完美声音的人走了 配音艺术家李梓病逝 曾演绎简爱和叶塞尼亚等多个经典角色

记者从上海电影集团获悉，曾为《叶塞尼亚》《简·爱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音乐之声》等众多电影译制片奉献完美声音的电影配音表演艺术家李梓5日在上海病逝，享年84岁。

在新中国的电影译制片历史长河中，李梓富有魅力的配音为观众先后留下了叶塞尼亚、简爱、艾丝美拉达等众多性格丰富、形象饱满的西方女性形象。

李梓出生于1930年。上世纪50年代起，她先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、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工作，曾被誉为“上译厂的当家花旦”“永远的叶塞尼亚”。

李梓的配音以作风稳重、踏实著称，她不仅为年龄相仿、身份各异的女性配音，进入中年后她的声音依然“能上能下”，甚至还能小男孩配音。

上海电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回忆，李梓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，是2013年上海电影博物馆开馆后，老一辈配音演员相约赴博物馆参观，当李梓老师看到自己与

邱岳峰共同配音的《简·爱》片段在译制片陈列专区内展示时，感慨万千。

任仲伦说：“李老师十分怀念已故的老一辈配音同行。他们是一个群体，共同组成了新中国译制片的里程碑。他们对译制片事业无比热爱，李老师也是怀着对译制片的一腔深情离开人间的。”

李梓的逝世也引发了上海文艺界的广泛关注。曹雷、狄菲菲等配音导演及演员纷纷发布个人微博，对李梓老师的辞世表示哀悼，祝福她一路走好。

曹雷的微博说，“我们不会忘记她的简爱，她的望乡，她的英俊少年，她的叶塞尼亚，以及她留下的所有的美好声音，我想，所有的观众都会记得她。”

不少网友也通过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为李梓“点燃红烛”。他们留言说，“希望李梓老师的‘中国好声音’永远延续下去”，“希望中国的译制片重振雄风。”



李梓（资料图片）

三问译制片前途命运

“生存，还是死亡，这是个问题……”莎士比亚《王子复仇记》中最经典的汉译台词，今天被人们用来追问中国译制片自身的命运。

1月5日，“永远的叶塞尼亚”、电影配音表演艺术家李梓在上海与世长辞，文艺界人士、电影爱好者感慨万千：译制片的巅峰时代真的过去了吗？老一辈配音演员后继有人吗？银幕上的“中国好声音”真的要渐渐渐远了么？

1 巅峰时代难再续

今天，当人们走进上海电影博物馆三楼的“译制经典”展区，站在指定区域，通过肢体的转动、倾斜，并在触摸屏上选择，可以在看到《虎口脱险》等一批经典译制片画面的同时，听到外语原版、汉语经典配音版以及方言幽默版等不同的声音版本。如果意犹未尽，还可以试着自己在话筒前献声。

“我们在博物馆设立这样的专门展区，就是为了追忆译制片的老前辈们，他们是一组群像、一个集体，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里程碑。”上海电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说。

中国译制片初创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。当时，大光明等影院率先采用了名为“译意风”的同声传译方式译制影片对白。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时，译制片组（又称翻译片组）只有几名工作人员，这个组就是1957年成立的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雏形。半个多世纪中，上译厂曾推出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王子复仇记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简·爱》《叶塞尼亚》《追捕》《望乡》《佐

罗》《虎口脱险》《英俊少年》《茜茜公主》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译制作品，累计译制了49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部故事片。

如今中国观众的外语水平日增，“原版加字幕”的电影放映模式盛行，有人认为译制片已经“走到尽头”，也有人感叹译制片的巅峰时代难以再续。

不过，在配音导演和演员们看来，也不尽然。著名译制片导演、老一辈配音演员苏秀曾对记者说，昔日译制片的繁盛有其特殊原因，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情况下，译制人员充当了“桥梁”的作用；而今，一般的语言障碍开始消解，译制片看上去是“好景不再”，但国与国、人民与人民之间跨文化沟通的需求依然存在，译制片的价值不可低估。任仲伦则认为，译制片不是简单的“英译中”，译制片试图实现跨文化传播的理念和精神并不过时，根据国际上电影产业的发展规律，未来完全可能寻找新的突破点，再创辉煌。

2 后继真的乏人吗

当年，邱岳峰、李梓搭档的《简·爱》被奉为“配音教科书”，孙道临配音的王子哈姆雷特令人荡气回肠，如今人们还不时怀念起尚华、毕克、胡庆汉等老一辈配音表演艺术家。每每巨星陨落时，影迷不禁慨叹配音界后继乏人。

其实，以“80后”为主的中国配音新生代已经悄然崛起。

曾七度为哈利·波特配音的吴磊，出生于1982年，在网上拥有固定的“粉丝”群体。在新浪微博里，谈论吴磊与译制片、配音的微博多达21000多条。他曾对媒体说，

“与前辈们相比，我们的‘粉丝’可能只能算是‘小众’，但配音的事业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得以延续。”

据了解，仅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一家，近年来就培育了吴磊、翟巍、詹佳、张拯等一批活跃于译制领域的青年中坚力量。影评人士认为，新生代与老一辈的最大区别是，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、海外留学、环球旅行等来增长见识，由他们翻译、制作、配音、校对的电影产品，其水准有可能再上新台阶，而且年轻一代的偶像指数正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方式稳步增长。

3 银幕“好声音”如何永流传

今天，在中国电影市场上从事进口片译制的队伍不仅有上译厂，还有历史悠久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团队，以及中影集团译制团队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团队等。当人们在译制片中听到偶像明星的声音和“接地气”的汉语热词时，都会莞尔一笑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近年来中国译制片领域也在悄然发生变革，从原先被动地接受进口片译制任务，正在向主动制造声音产品，做大、做强“声音产业”演变。以国产动画大片的配音过程为例，从原先“先有画、后有声”的模式，正在向“画与声相互递进、补充”的模式演进。上译厂还预测，未来中国经典影片出国门时，也可能直接配备多语种的声音表演，译制片的概念很可能被重新定义，其产业更是大有可为。

至于如何将邱岳峰、李梓等银幕“好声音”传承下去，苏秀认为，最重要的还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她在《余音袅袅——我的配音生涯》有声读物中指出，如果没有上译厂首任厂长陈叙一等创造性地制订出“剧本翻译要有味，演员配音要有神”“忠实原片”“专业技巧与文化修养相结合”等译制领域的高标准，过去半个世纪也就很难“出戏，出人”。

而今，中国进口影片片种日趋丰富、电影市场消费日益繁荣，中国译制领域的各路军团也都在摩拳擦掌，人们期待中国译制片人对艺术的那份执着精神与银幕“好声音”一起能永远流传下去。